

●大题材 ●大制作 ●大投入

秦始皇

下

名家联袂打造
央视黄金热播

编著：张天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5
107



编 著：张天民

秦始皇

下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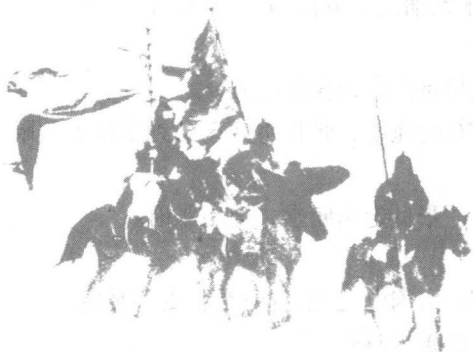


目录

前 言	第十一集·····187	第二十二集···392	第三十三集···596
第一集·····001	第十二集·····207	第二十三集···411	第三十四集···616
第二集·····020	第十三集·····226	第二十四集···430	附录(自序)···637
第三集·····035	第十四集·····243	第二十五集···450	出版后记···643
第四集·····055	第十五集·····262	第二十六集···468	
第五集·····073	第十六集·····281	第二十七集···486	
第六集·····094	第十七集·····300	第二十八集···505	
第七集·····111	第十八集·····319	第二十九集···522	
第八集·····130	第十九集·····336	第三十集·····540	
第九集·····150	第二十集·····354	第三十一集···558	
第十集·····168	第二十一集···373	第三十二集···577	



第十八集



第18集

墙上映着烟尘火光，府中一片死寂。一个黑影跃墙而入，七折八拐，摸向张平府庙堂。

庙堂，黑影悄悄踅入，才走两步，突然被绊倒了，黑影好像身陷泥淖似的，起来又滑倒，再起来又绊倒，跌跌撞撞奔到祖先灵位前，点燃烛台。

堂中一片尸体狼藉。

黑影踉跄挪了两步，忽然碰到一根矛杆，黑影举烛照上去，矛头竟穿过一个老者的身体把他钉在墙上，正是韩相张平——张良的父亲。

黑影在烛光下显出满手满身满脸的血迹。

张良：“父亲！”从墙上放下老父，将其放到台案下，扯下布幔，才要迈步，脚踝却突然被人抓住，原来是一名受伤未死的族伯。

张良：“苍伯！”



苍伯：“秦王的命令，张平后代一律不放过，男丁杀无赦，女眷没为奴。”

张良：“秦王！嬴政！”

苍伯：“走吧，快走。”

张良欲背苍伯，苍伯用最后一点力气拒绝了。

苍伯：“别忘了，咱张家辅佐过五代韩王，五代韩王……”

苍伯力竭而亡。

张良已经无泪，他只是拼命地撕扯布幔。

堂上的尸体全部被布幔掩盖，张良将烛火扔到布幔上，眼看着火慢慢燃起。

渐渐燃起的火光中，张良走出庙堂，走出张府。

雷声隆隆，雨声淅沥。借闪电之光，看清是三更和窑良。

窑良：“快走！走得越远越好。”

三更：“杀了一个混账兵能这样？”

窑良：“秦法无情。六亲不认。”

三更：“那有机会告诉王上，三更犯了王法，逃了，但三更这条命总归是王上的。”

窑良：“快走吧，再耽搁叫人发现了。”

三更消失在雨夜中。窑良转身欲走，却被一人迎头拦住。

那是将军狁黎，他神气活现，说：“胆子不小啊，敢私放罪犯！是你？王上的大舅哥？给你什么官了？”

窑良：“我没有战功。不比你。”

狁黎：“你们怎敢胡乱干？他杀了自己人有罪，你放他逃跑也有罪。我如果再放了你，我也有罪。这叫连坐。”

窑良：“那你杀了我吧。”

狁黎：“杀了你我不是又杀了自己人？咳！秦法说不清了。算屎！你走吧！反正你是王上的舅子，你们家里的事，自己说去。”

窑良：“那多谢救命之恩了。”



狻黎：“没别的，嘴严点。”挥挥手让窑良走了，望着他的背影，狻黎笑笑说，“哼，没有军功，大舅哥也是白丁一个。”

一座巨大的韩王宫泥塑模型摆在咸阳宫院子里。嬴政带着阿若围着模型转着看。

嬴政：“这就是韩王宫？穷老韩为建它也没少花钱，也还行，不错。照这样给寡人在渭河南岸造一座。这个小样是谁做的？”

窑良从角落里走出来，拜见：“禀王上，是臣。”

嬴政：“你？”看看阿若，小声地，“你妹妹给寡人生了个儿子。”

窑良：“知道。可她什么时候当王后？”

嬴政看一眼阿若，显然她是听到了，嬴政狠瞪窑良一眼，吓得他不敢再问。

嬴政：“这座宫苑，王绾，你说叫什么名字好？”

王绾趋前：“王上既然已将韩地命为颍川郡，这宫苑就叫颍宫？”

嬴政想了想，略摇头。

阿若：“天下九鼎，韩地原来应为古豫州，鼎名豫鼎，宫叫豫宫不好吗？”

王绾：“好！真好！公主才思敏捷，老朽自愧弗如。”

嬴政：“扫灭一个国家，就搬一座王宫过来。不论好坏，各国风味不同。宫里全储该国美女，说该国话，唱该国歌，跳该国舞。”看一眼阿若，“当然，这一大片六国宫殿，主要的是要用作寡人筹措国事。有空，会一会巫山神女”。笑了。

阿若含羞看他一眼，扭过身子。发现繆子卧在台阶上，向嬴政一指。

嬴政：“繆！韩国平了，你是不是该做邯郸梦了？”

繆走过来：“参见王上。臣的邯郸梦做得不好。因为臣以为攻赵时机未到。”

嬴政：“唔？”看看窑良，急匆匆地对他说，“寡人任你



第18集



这匠作大将，大工师。你就去吧。”窑良领命而去。嬴政对繆：“什么时机未到？你是不是怕赵国？”

繆：“是。有点怕。臣以为，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克，不可以言攻。别忘了上次攻赵无功而返的教训。别忘了，赵王新封大将军李牧为武安君。”

嬴政：“李牧就那么可怕吗？”

阿若站在一旁听着。

繆：“为将者，不可以一激而怒。一谈攻赵，王上就陷于心狂、耳聋、目盲的境地。这是因为您心中结着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小时候在邯郸受尽欺凌。”

嬴政：“你说得对。寡人心里就是结着个解不开的疙瘩！赵国一天不灭，这个疙瘩一天解不开！”

繆：“臣以为泄私愤而作战是兵法上的大忌。”

嬴政一改对繆低三下四的神情，霍地拔剑，剑过长，他没拔出来，只得作罢，怒吼道：“你以为寡人就不懂什么兵法吗？寡人虽没写什么兵书，就不懂兵法吗？胡说！你才真是心狂，耳聋，你才真是瞎子！你不懂兵法！寡人不听你的！”

繆这下看清了嬴政的真面目：“王上！”不再多说，失望地低下了头。

阿若同情地看看他。

嬴政：“寡人意已决，即倾全国之师，大举攻赵。由将军王翦率军二十万，北取太原，攻狼孟，由将军桓琦率军二十万南攻邺城，最后南北夹攻，包围邯郸。择日出兵。寡人要亲临前线。”看一眼阿若，“还要带上也在邯郸受过苦的母亲。寡人要会会那个李牧，寡人要看着邯郸城在寡人脚下发抖。”

繆：“臣谨祝王上马到成功。”

李斯：“臣愿看到邯郸城闻秦军而发抖。”

嬴政：“那是一定的。”

赵地。李牧率领亲随将士放马疾奔，驰上高岗。他虽然个

子矮小，但很帅。也丝毫没有发抖。

嬴政坐在兴乐宫后宫殿上。下面有一席，上坐未央，旁边坐着五岁的扶苏。

以绿杨为首的大约二三百位嫔妃参拜王上。一队宫女 献酒。

绿杨拿起一杯酒：“臣妾等为王上饯行。祝王上伐赵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乐起。一支庞大女子乐队。编钟、编磬、笙、管、埙、簫，一应俱全。两列女子出场，来到中央舞蹈。

绿杨起立，拿起一爵，献给嬴政。

嬴政看看她：“你是寡人的嫔妃吧？”

绿杨先是愣了一下，继而答道：“是。”

嬴政向下看看，大声问：“你们都是吗？”

下坐女子：“臣妾等都是王上的嫔妃。”

嬴政：“寡人就要伐赵去了，伐赵胜利了，你们的姐妹又要多起来，赵国女子学过胡人的骑射，她们穿上胡人的衣裳，骑马射箭，你们可以跟她们比试比试。”

众嫔妃：“遵命。”

嬴政：“她们也来伺候寡人，你们高兴吗？”

众女子：“臣妾等高兴。”嬴政大笑。

一片按照楚地风格建起的园林，翠竹掩映，阳光穿隙而入。这是华阳宫后园。阿若跪在竹床旁，手抚摸着奄奄一息的花阳夫人。

华阳夫人：“从我的姑奶宣太后算起到你这儿，咱们半家嫁与嬴秦王室已经五代了，这些年，秦楚两国没少了打打杀杀，要说，他们男人要打要杀，咱们女人也管不了，可是，毕竟有咱们在，他们打起来多少还顾点情面，打得再凶，咱们嫁一个过来，他们送一个公主过去，就又和好了。他们和好了，咱们太后王妃的做着也自在，我的话，你懂么？”阿若点点头。



第18集



华阳夫人看一眼旁边的昌平君：“你们楚国男人靠了我们才能在秦国做大官。”

昌平君笑笑：“是。”

华阳夫人：“我看你也该回楚国去了。楚王一代不如一代，你要扶他们一把。把秦国这套办法带回楚国，楚秦两国应该交好。”

昌平君：“我怕回不去，我现在还是秦国的左丞相。”

华阳夫人：“我看你那个左相，也不过是个摆设。什么事问过你？”

昌平君：“是。还有隗状、王绾。不过他们也是摆设，廷议制名存实亡。王上一个人说了算。”

华阳夫人叹一口气，道：“王上的心气比他父亲、祖父、曾祖都大。把韩国打得大气儿都不敢喘，现在又去‘招呼’赵国去了。”问阿若，“你跟他去吗？”

阿若：“让去。”

华阳夫人：“去就规劝着他。到底是邯郸街头长大的。邯郸不定要死多少人哩！”

阿若：“姑奶，您不懂。现在打仗死人是为了将来不死人或者少死人。”

华阳夫人一笑：“现在的年轻人真想得开。”

咸阳街上，旗帜蔽天，蹄声动地。嬴政骑着白马，带着他的大批扈从，前后都是步骑兵，浩浩荡荡地出了王宫。

沿路老百姓箪食壶浆欢送他们。

甘泉宫里，赵姬已是早生华发。一个宫人正为她作最后的化妆。她听到宫外的乐队声和鼓声，兴奋地：“看看，是王上来了吗？”

门外有人报：“王上驾到！”

赵姬：“快！扶我！”



两个宫女扶她站起来。嬴政进来了。
嬴政向她叩头：“母后准备好了吗？”
赵姬：“准备好了。咱们走吧？”
嬴政回头对赵高：“母后起驾。”
赵高喊道：“太后起驾啦！”
嬴政扶着赵姬走出殿门。

华阳夫人听到依稀的鼓声，对阿若：“你们走吧。”
阿若：“姑奶。”
华阳：“不要管我。走吧。跟秦王走。得便你就劝劝他，
跟他说，留下楚国。留下姑奶的根。北方为秦，南方为楚也行。”
阿若一笑：“北方为秦，南方为楚？姑奶，您就别操这个
心了。”
华阳：“真想回楚国去看看呀。”轻轻哼起了楚辞：

有个女子在山崖，
薜荔衣衫菟丝带。
眼含秋波露微笑，
性情温柔人窈窕。

我想采芝上巫山，
山石磊磊行路难。
我怨你恨你忘归家，
你思我念我无闲暇。

随着歌声，一群带“山鬼”面具的楚女在林苑间出没起舞……
华阳夫人薨。

旗帜蔽天，蹄声动地。嬴政骑着白马，带着他的大批扈
从，前后都是步骑兵，浩浩荡荡通过咸阳城门。

始皇本末
第18集



后面的车队中，有未央，有阿若，有绿杨，有赵姬……
粗犷的歌声《无衣》：

谁说没有衣裳，
我与你同披一件斗篷。
国家出兵打仗，
且把戈矛修好，
对付共同敌人。

谁说没有衣裳，
我与你同穿一件内衣。
国家出兵打仗，
且把长戟磨好，
我们共同行动。

谁说没有衣裳，
我与你同穿一件战裙。
王上兴兵征战，
缝补好咱的甲冑，
我们一起行军……

嬴政看看随员，问：“繛子呢？”

赵高拨马向后找去：“繛子！繛子！王上传唤繛子。看见繛子了吗？”

李斯摇摇头，也回首张望。

城郊。两匹马一前一后奔跑。前面的是繛，后面的是阿若。

阿若：“繛子！繛子！你站下！我有话问你！繛子！”

繛子只管跑。但是阿若的马更快，不久就追上了。两人并马而行。

繆：“就你多事！追我干什么？”

阿若：“从昨天你和王上争论伐赵的事，我就知道你要不辞而别了。难道你真不顾秦军的失败弃秦而去吗？”

繆：“秦不会失败。”

阿若：“那你为什么要走？”

繆：“……”

阿若：“你不说我也明白，你是因为秦王的为人……”

繆：“可不敢胡说。”

阿若：“那你为什么？”

繆：“……”

城门外，赵高向嬴政报告：“有人看见他向那边去了。”

秦王向远处看看，突然打马疾驰而去。

赵高紧追：“王上！王上！”

繆子与阿若并马而行。

繆：“你这样是为秦王还是为我？”

阿若：“你不辅佐秦王，还会有别人；你弃秦而去，也会有去处。你们俩我谁都不为。”

繆：“那为谁？”

阿若：“为我自己。”

繆：“你自己？”

阿若：“我从楚到秦，看到的不是杀人如草的帝王，就是尔虞我诈的官员，从楚而秦，我只见到一个你，云中野鹤，山顶孤松，身上没有半点世俗。活得开心，活得洒脱。我不想让你走。我需要你留在我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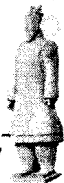
繆有点紧张：“王妃你……”

阿若：“你不用害怕，我们楚国是诞生俞伯牙和钟子期的地方。我们不会成为苟且男女。”

繆：“繆领教了。”



第18集



大河滔滔，巨大的瀑布激起的响声和水雾形成壮阔的声与光的交响。

两人下马，欣赏着这里的风景。

嬴政和赵高等疾驰而至。阿若转身：“王上。”

嬴政看她一眼，皮笑肉不笑地对繆说：“先生怎么不辞而别呀？”

繆：“微臣懒散惯了，有时忘了规矩，还请大王见谅。”

嬴政：“临去，先生还有什么指教？”

繆摇摇头。

嬴政：“昨天夜里寡人想，今天要拜先生为国尉。把整个秦国军队的统帅权、指挥权交给你。由你来统一指挥秦国军队，为寡人扫平六国。”

繆：“臣罪该万死，实在是难当重任，敬请原谅。”

嬴政：“三公之一的国尉，先生也不做吗？”

繆：“臣说过臣懒散惯了，怕误了秦王的大事。请王上还是放我这个没出息的人走吧。”

嬴政：“好。既然如此，也不好强留。寡人放你走。”

繆：“谢王上！”

嬴政看一眼阿若：“而且，寡人还可以把阿若送给你，你带她走吧。”

阿若急了：“王上！阿若不敢从命！”

繆：“大王是不是误会了？”

嬴政：“不，没有的事。我说的就是把阿若送给你。”

繆匍匐在地：“大王！罪臣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臣愿就任国尉之职，臣愿为王上肝脑涂地！”

嬴政哈哈大笑：“那就不走了吧，伐赵大军已经出发了。”

繆：“遵旨。”看一眼嬴政，他终于没斗过他。跨上马，与嬴政并马而行。

阿若差点被作为礼物送人，使她感到屈辱。没想到嬴政竟然有这等手段。她脸红红的，气愤地上马，不顾礼节，打马越



过嬴政与繆回去了。

嬴政与繆望着她。

嬴政得便宜卖乖，问繆：“怎么寡人一说到把她送给你，你就不走了？”

繆：“王上想送一个不仁不义的名声给臣，臣当然要敬谢不敏了。”

嬴政：“聪明。不过寡人也是灵机一动，随便一说，倒不是用什么心计。”

繆：“当然。王上用不着跟臣下动心计。只是……只是王上不小心，伤着她了。”

嬴政：“女人嘛！难养。”转过脸，谦虚地问：“国尉对伐赵有什么良策要贡献于我的？”

繆：“臣立马都门，看了一个遍，没有发现姚贾、苏涓、陈驰、顿弱等人的身影。”

嬴政一愣，接着明白了：“啊，寡人懂了，先生是说光用武力征服不行，还需要向赵国行间。要把这几位行间大师全都派上去？”

繆点头：“因为臣怕李牧。”嬴政大笑。

赵国的粮草辎重队在重兵护卫下浩浩荡荡，行进在赵国井陉。

公元前 229 年，嬴政十八年，再次兴兵伐赵。王翦下井陉，杨端和攻河内。赵国以武安君大将军李牧统兵御敌。

一声呐喊，两面山坡后拥出无数秦兵，赵军护卫队仓促应战。秦兵越来越多，赵军虽拼死抵抗，还是渐渐被秦军吞噬。

赵军队长下令撤退，残余的赵军弃下粮草相互掩护着撤退。大批粮草辎重被秦军掳获。秦军将士无不雀跃。

溃逃的赵军将士翻上一道坡梁，恰与一彪精悍的骑兵相遇，众将簇拥下一位满面风尘的大将当先而立，正是李牧。赵军护卫队长下马伏地请罪。



队长：“粮草被秦人所劫，属下护卫不力，请大将军治罪。”

李牧：“带下去，押起来。”

队长：“大将军，给我三千人马，我一定把粮草夺回来。”

李牧：“败军之将，还敢言勇？夺什么夺！”

队长：“大将军！能夺回来！”几个虎贲骑兵押着他走了。

井陘旷野。李牧率领亲随将士放马疾奔，驰上高岗。

远方山谷中，秦军押着劫获的粮草车队浩浩荡荡回归本营。

李牧临风而立，面无喜怒。

黄昏，姚贾一行，两驾安车，两驾辎重车，前呼后拥进入邯郸。守门门监上前拦住：“关牒。”

管事跳下御者副座，递上关牒。门监察看关牒，牒内赫然夹着一块薄薄的金饼。

门监立时换上了笑脸：“哟，是从大梁来的，路上可好走？”

“嗯，还行。”管事的收起关牒，上车欲行，这时帷帘掀起一角，姚贾露出半个脸招唤门监，门监颠颠地趋过去，“您大人有啥要吩咐？”

姚贾：“杜里村的？您不认得我？三舅？”

门监：“啊！姚二赖子！听说你在秦国当了大官了？”

姚贾：“哪儿啊。做点小买卖。打仗了，邯郸城里还有生意做吗？”

门监：“瞧你说的，咱这可不是新郑，这是邯郸！前边有武安君李牧李大将军守着，秦人他连邯郸的边也摸不着，您大人就安心心地……”

没说完，倒下了。原来是背后有人捅了他一刀子。两个人下车把他拖走。

立刻就有一个穿门监制服的人从姚贾的辎重车里跳下来，站在城门口值勤。

管事从死者身上搜出那张金饼，交还姚贾。



姚贾吹吹金饼：“噢，这我就放心了。”

士农工商、车辇驴骡，入夜时分，邯郸城下某乐坊内热闹一如往日。莺声燕语，脂粉留香，轻歌曼舞，纸醉金迷。半醺的荆轲留意上一位舞姿妙曼的艺姬，吩咐小二叫她过来。

小二面露难色：“贵客，不是咱难为您，您贵客要叫谁，还不是一句话？可是您还欠着这几天的酒资，咱知道您是贵客，不在乎这区区小數，可是坊主已经骂过咱好几次了。”

荆轲在怀里摸了会儿，什么也没摸出来，拿起身边麻布包裹的长剑递给小二。

荆轲：“给你家坊主送去。”

麻布外露出部分剑柄，镶嵌在上面的一颗宝石闪闪发光，小二的眼里也跟着放出光来。

小二忙不迭朝外喊道：“卫三姐！三姐！招呼贵客啦。”

艺姬迈着邯郸人优美的步子袅袅而至。

张良走进乐坊，其与年龄不相称的忧戚的表情吸引了坊主的注意，随即亲自迎上去：“客官！韩国公子……”

张良：“嘘！”小声地，“我要等个人。”

坊主：“请，请，贵客好久没到邯郸来了。忙吧？”

张良：“忙。”

坊主：“贵客需要什么，只管招唤。”

小二从旁凑过来，指着宝石将荆轲之剑拿给坊主看。

坊主解开麻布，展示出一柄黝黑古拙的铁剑。张良从旁看看，眼睛一亮。

正这时，姚贾等秦国间谍也到了。看到他们沉重的包袱，知道这才是有钱人，坊主立刻扔下张良，笑迎上来。

深夜，井陉秦军大营。篝火连营，绵延数里，俯视蔚为壮观。

中军帐中。嬴政与尉繚、嬴猛、王翦、蒙恬、王贲、李信等讨论军情。



第18集



中军帐外，被截获的赵军粮草车与秦军自己的粮草囤集中在一起，围栅外，岗哨往来，梆声不断，戒备不谓不严。

梆声脚步声之后，一片暂时的寂静，草料车下，一块活板轻轻翻下，一个黑影溜下料车。黑影无声地移到另一辆车下，有节奏地轻敲几下，又一块活板翻下来……如此这般，利用秦军巡哨的两次间隙，草料车下迅速集合起一支三四十人的精干小队。借着月光可以看到，率领这支“特务”队的竟是司马。

秦军巡哨再次经过时，被突然出现的黑影扑杀，黑影随即顶替被杀的巡哨敲响梆声。

粮草库内部的巡哨相继被黑影扑杀。接着粮草库被点燃了。

火迅速烧起来，周围喊声大起，赶来救火的秦军不断被黑暗中发出的冷箭射中。粮库周围的动乱很快蔓延到秦军大营。

夜。秦军大营外，李牧立马山坡上，燃起的大火将他的脸映得通红。

李牧一声令下，埋伏已久的赵军铁骑联袂而出，分几路突袭秦军。

赵军袭营的喊声四起，秦军大营更加混乱，黑暗中似乎到处都是赵军。

嬴猛、王翦等出现在火光中，弹压混乱的秦军。

火光中赵军重甲骑兵真的出现了，刚刚清醒过来的秦军只能仓促应战，且战且退，虽然处于劣势，但秦军抵抗得异常顽强。

嬴政手提太阿剑从大营内窜出：“拉马来！”

赵高：“不能去呀！大王！”

嬴政一把将他推开，奔向马厩，解下自己的马，翻身上马。

赵高、蒙恬、王翦、嬴猛等跟上他。

李牧率先杀进营来。王翦等秦将仓皇应战。营中一片混战。

嬴猛带头奋勇，冲杀中还不时大喊：“李牧，你在哪儿？”

